

申
江著

探寻迷失的
红楼神话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作者简介】

申江（1965- ），云南昭通人，毕业于云南大学，现为昆明学院人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的教学和研究，以神话研究为核心，辐射易学、民俗学、楚辞学、明清文学等，代表著作：

《时间符号与神话仪式》与本书《探寻迷失的红楼神话》。

【内容简介】

《红楼梦》是对话性质的小说，最大的红楼对话不是发生在现实层面，而是发生在神话与现实之间。伴随红楼神话的迷失，小说从仙俗对话变成世俗独语，从穿越古今变成针对特定，从文化不幸变成情感悲剧。本书结合文本解析与神话探佚，首次从现象、因果、真相、本质、原型等五个方面全面探寻红楼神话，揭示仙俗之间围绕大观园与通灵宝玉的隐身对话，深入天国女权与世俗男权的人间冲突，消除最大红学盲点，全新解读红楼。



ISBN 978-7-5482-2988-9



9 787548 229889 >

定价：38.00 元

探寻迷失的 红楼神话

申
江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探寻迷失的红楼神话 / 申江著. — 昆明 :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17

ISBN 978-7-5482-2988-9

I. ①探… II. ①申… III. ①《红楼梦》研究 IV. ①I207.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098272号

策划编辑: 陈 曦

责任编辑: 陈 曦

装帧设计: 庄海萌

探寻迷失的 红楼神话

申 江 著

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 昆明市五华区教育委员会印刷厂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0

字 数: 347千

版 次: 2017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82-2988-9

定 价: 38.00元

社 址: 昆明市一二一大街182号 (云南大学东陆校区英华园内)

邮 编: 650091

电 话: (0871) 65031070 65033307

网 址: <http://www.ynup.com>

E-mail: market@ynup.com

本书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871-64167045。

序：

为《红楼梦》的全新神话解读叫好

可以肯定地说，这本《探寻迷失的红楼神话》，是近年来并不多见的既有新意又有分量的红学专著。但从另一角度去看，它又何尝不是一本颇具特色的神话学专著。本书作者申江先生，原本就是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化与古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的专家、教授。而其教学和研究的核心理念，正是神话学，并由此辐射至对易学、民俗学、楚辞学、明清文学，特别是红学的全方位教学和研究之中。

而在我个人的阅读史上，申江此前的第一本神话学著作《时间符号与神话仪式》（云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可以说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来，对我的中国神话固有观念产生最大冲击的两本书之一。另一本是何新所著《诸神的起源——中国远古太阳神崇拜》（光明日报出版社1996年版）。当时那两本书，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何新《诸神的起源——中国远古太阳神崇拜》首次提出了“太古华夏文明（最早）的太阳神崇拜阶段”，并力证其时代贯穿了“自伏羲至炎黄帝的数千年”漫长历史。这一全新的论证虽然引起很大的争议，却让我极为倾倒。而申江《时间符号与神话仪式》则首次“就（中国古代节日中的）重日现象进行专题研究”，同时前所未有地揭示出“楚辞《九歌》作为最重要重日仪式的真相”，从而令人信服地破解了“中国文化最重要的时间符号”及古代“神话仪式”诸多奥秘。

如今，申江再次推出一本既属于其神话学研究的重头著作，又堪称是对《红楼梦》文本作了全新的神话解读的高质量红学专著。应该说，这对我数十年来的某些固有的红学理念，又是一次强烈的冲击。

但我要首先申明：我绝不是一个惧怕冲击的学术保守主义者；恰恰相反，我历来就是一个自己喜欢创新，也支持别人创新的学术激进派。所以，我对自己受到别人学术新理念的冲击，不仅不害怕、不抵触，反而会由衷地欣喜、欢呼。

当然，在欢呼之前，我会认真地阅读、研究和深思。一旦觉得对方的新理念真正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我便会毫无保留地支持、推广，努力为之“鼓与呼”。我认为，这是任何一个真正的学者所必须具备的基本素养和品格。

当我第一次见到申江先生此书的内容简介：“《红楼梦》是对话性质的小说，最大的红楼对话不是发生在现实层面，而是发生在神话与现实之间。伴随红楼神话的迷失，小说从仙俗对话变成世俗独语，从穿越古今变成针对特定，从文化不幸变成情感悲剧。本书结合文本解析与神话探佚，首次从现象、因果、真相、本质、原型等五个方面全面探寻红楼神话，揭示仙俗之间围绕大观园与通灵宝玉的隐身对话，深入天国女权与世俗男权的人间冲突，消除最大红学盲点，全新解读红楼”，立即被其新颖的视角和逻辑严密的思路所深深打动，立即给申江发信，一再提及我看了这个简介的“惊喜万分”“惊喜之至”，希望能尽快见到他的书稿。而当收到他书稿的 Word 文本，刚看了下目录，便又欣喜地回复道：“草草拜读了一下目录，我就醉了！一点都没夸张，真的有一种陶醉感。单是这个妙趣横生的目录，便让我大开眼界，亦甚合我的胃口。我相信今后的读者，也会和我一样产生同感。”

在历来的《红楼梦》文本解读中，认定此书乃写实——或曰文学的现实主义表达——几乎成了文艺理论上无可置疑的金科玉律。基于这一观念，人们对书中不时出现的神话描写几近无视。而我个人的一些文本解读文字，尤其是在一本书的长篇导论《走出象牙之塔》中，虽然一定程度上注意到了《红楼梦》贯穿始终的神话描写——如：女娲炼石补天所弃之石的通灵，赤瑕宫神瑛侍者及绛珠仙子等“风流冤家”下凡投胎，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警幻仙姑指点迷津，一僧一道作法及入梦，金陵十二钗图册预言，以及十二钗和各种花神形象的交错迭现等——但我对这类神话描写的解读仍缺乏真正的神话学思考；走得最远的，亦不过将其与当今起源于西方的象征主义、魔幻现实主义及黑色幽默等文学手法相联系。

正是在这样一个关键之点上，申江的新著充分发挥了作者深厚的神话学功底和特长，为当代的《红楼梦》文本解读提供了一个“探寻迷失的红楼神话”的全新视角和学术坐标。

这里须得稍作说明。申江此书对《红楼梦》所作全新神话解读，不仅“新”在对历来红学的文本解读方式存在严重缺失的有效弥补与拓展，同时也和他过去的神话学著作主要基于对“丛林神话”的案例进行研究与理论总结有着重大区

别。申江在这本书中，是以他自己所命名的“文人神话”视角——即中国古代某些作家在文学尤其是小说创作中不同程度存在的一种神话思维与表达方式——去深入剖析《红楼梦》这部古代文学经典中最为新颖典型，同时又和“丛林神话”有着一定联系的“文人神话”之独特而丰饶的内涵。

但申江这一前所未有的《红楼梦》思想艺术探索，虽属对《红楼梦》文本解读的一大突破，却并非是对过去的现实主义文学解读作全盘否定。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

《红楼梦》既非单纯写实文学，更非典型神幻小说，神幻与现实如影随形，如毛附皮，构成了最大的复调。在红楼现实与红楼神幻之间，始终贯穿着或显或隐的对话联系。可是这一重大特点迄今未能浮出水面，成为红学研究的最大盲点。

以我的通俗理解，即在申江看来，这部被鲁迅誉为“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的经典名著，其全新的文学表现形式既非完全的文人神话，又非标准的写实文学，而是二者合一的“幻实对话小说”。这个“幻”是什么？“魔幻”吗？是不是也可以像笔者过去曾经认为的那样：曹雪芹的《红楼梦》，正是带有浓厚中国“文人神话”色彩的西方“象征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的老祖宗呢？

申江的回答更为独到精准。他把《红楼梦》最突出的文人神话与现实主义紧密结合的这一艺术手法，命名为“神幻现实主义（mystic-realism）”。并通过与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magical realism）”作比较，认为神幻与魔幻虽只一字之差，其艺术内涵与精神境界却有重大差异：

神幻性，主要突出带有神话色彩的神秘主义；魔幻性，主要突出带有魔法色彩的巫术主义。如果孤立论字，神与魔原本就是区别明显的概念，前者主要针对神仙与秩序存在，后者主要针对妖魔与混沌存在。神仙世界与魔兽世界更不一样，前者彰显美好、和谐、肯定，后者彰显邪恶、混沌、否定……

当然，申江这本新著的最大特色，并不只是提出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新理念，而是对这些经过深入研究的新理念，作出了他曾经总结的那种“堪与读金

庸、柯南道尔相比”的既深入又极富阅读快感的精湛论述。比如，最让我拍案叫绝的最后一章——对金陵十二钗正册、副册、又副册共三十六位金钗的探佚补阙及花神对位考证等种种精彩之笔，即是证明。对此，我就不一一赘述了，留待读者自己去感受、鉴赏吧。

最后，略提一下申江跟我最为心灵相通的一个共同的治学特征或曰追求，即在注重学术思维创新的同时，又较为注重学术研究的文字表述魅力。十多年前我俩第一次通信，他所言及此事的一席归纳性的话，便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还在中学高考前，就从《红岩》杂志上读到大作，为之折服，并对自己步入红学发生影响。近年从新版甲戌校本导论中又睹先生文采，当年若历惊险侦探的阅读快感有增无减，虽拜读数遍，仍每遍如初读。

我只读过先生的《曹雪芹续妻考》和《走出象牙之塔》，前者还是二十二年前的模糊印象，然两次均让我体会到阅读的乐趣，堪与读金庸、柯南道尔相比。

先生之境界另有一层令我折服。但凡学问，思之如冷雪，索之如苦行，读之如枯穗。非稻粱所谋，意趣所附，寡适少从。若能自思想中透警醒，于行文间见生趣，已属不易；再能运思虑如破谜，举证辨如侦探，构文思于惊险，示底蕴于意外，则起学术于枯索，已达学问至境也。

尤其是末段，真可谓字字珠玑，流光溢彩。即使将其列入历代格言警句之中亦毫不逊色。关键是，申江这一番经过深思熟虑的精湛总结，正是他后来著书立说中坚持不懈的准绳，亦可视为他这本新著在学术创新与阅读快感上的夫子自道。

当然，从一切学术理论本身所必然会存在的某种“局限性”而言，我亦赞成德国诗人歌德借其巨著《浮士德》中的魔鬼靡菲斯特之口所传达的一个富含哲理的见解：“理论总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若是从这样一种角度去看待《红楼梦》这一博大精深的文学经典的绝大多数研究议题，则不论过去、现在或将来，一切理论家的努力破解与探索，或许都只能算是日益接近真理之常青

树的一段“由浅入深”的漫长过程而已。这一过程，自有其不可或缺的相对独立的认识价值与审美价值。然而在世世代代热爱这一经典名著的人们心中，尽管感觉上各有其“朦胧”，而《红楼梦》本身所固有的鲜活生命力，则始终会常青不灭地辉耀于天际。待到各时代的理论研究如百川归海，一步步跨越了漫长的过渡而抵达终点，我相信，理论与原著较为接近的常青之本色，终将彻底融为一体。

言不尽意，口占一绝，恭贺申江学兄独树一帜的论红大作出版：

初心欲解红楼梦，入道偏乘神话风。

左右逢源谁逆料？终归显学建奇功！

邓遂夫

2017年4月5日 13:52:18 改定于蜀南释梦斋

目 录

序:为《红楼梦》的全新神话解读叫好	(001)
引论:对话的红楼梦	(001)
第一章 现象:神幻与现实之间	(018)
第一节 神话与穿越	(020)
第二节 台前与幕后	(032)
第三节 梦境与沟通	(044)
第二章 因果:石头的脱胎换骨	(054)
第一节 齐天石与共工氏	(057)
第二节 补天弃石的前世	(070)
第三节 通灵宝玉的今生	(084)
第三章 真相:大观园的真故事	(106)
第一节 导游幻境背后	(109)
第二节 大观园女儿实验	(121)
第三节 府中淫与园中情	(153)
第四章 本质:沉沦与拯救	(178)
第一节 两种红楼梦曲	(180)
第二节 走进红楼爱神	(206)
第三节 两场神魔对话	(217)

第五章 原型:群芳花魂探佚	(229)
第一节 正册花神补阙	(231)
第二节 副册花神探隐	(247)
第三节 又副花神探隐	(266)
附一:《红楼梦群芳图谱》得失刍议	(290)
附二:爱的残破天空下最后的肉红色 ——读《故事新编·补天》	(295)
后 记	(305)

引论：对话的红楼梦

《红楼梦》是一部对话的小说。

“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它那文章的旖旎和缠绵，倒是还在其次的事。”（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这是对《红楼梦》非常经典的一句评论，向来为欣赏者与研究者同感。人们对小说在哪些方面、多大程度上打破了“传统的思想和写法”的理解，既有共性又有差异。本书从对话性质入手进入红楼研究，并非因袭对话理论时尚使然，而是作品本身存在高度的对话自觉，用独语体根本无法索解或者牵强附会的问题，唯有采用对话理论才能解释。

对话理论由巴赫金在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拉伯雷的小说创作时首创。通常来说，对话是指类似戏剧对白的人物语言交流。而对话性，是指作品中不同主体、不同声音（包括言语、行为、思想、情感等各方面）的并存和相互作用。对话性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此前早已有之，只是在文学艺术中并不多见，因为文学创作历来与其他艺术表现一样，以突出作者的主观感受、情感体验与思想认识为一般特征。巴赫金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创作呈现双声与复调现象，不同人物甚至同一人物的不同思想意识在相互碰撞，在对话体小说里，作者不再是小说人物的上帝，不再对人物的内心世界做全知全能的安排，甚至只是作为对话者之一，与小说人物和读者交流试探。而在更为普遍的传统独白型小说中，作者的声音支配一切，作者的意识主宰一切，作者可以全知全能地安排暴露所有，甚至深入最隐秘的人物内心。相应地，作者把自己的主观价值判断强加给读者，让小说的人物是非、故事真假一目了然。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里，世界和人物不再由作者一统天下，主人公与作者平起平坐，都是主体；小说人物与人物之间也都平等，各有自己的意识、视野和声音；小说的整体不是统一于作者的主观结论或故事情节，而是统一于人物的意识、视野和声音的共存关系和相互作用。

用以上特点比照《红楼梦》，可以发现作者不仅有十分自觉的对话尝试，而

且这种对话尝试达到相当高的艺术水准，产生非常特殊的阅读效果，从内容到形式完全区别于一般小说。《红楼梦》最重要的小说特色、最基本的存在方式，就是对话。

《红楼梦》的对话性不是体现在一两个局部的手法、事件或者人物身上，而是表现出多角度、多层次、多途径的特点，是全方位的对话实践。

一、时间的平面性

正常小说时间都是线性的，即使有回放颠倒，也遵循时间之箭的线性要求，然而《红楼梦》的时间除了整体叙事由线性时间支配外，零散叙事几乎全都交给平面时间。作家的读红体会可以代表我们的共同感受：“它的时间是平面的，似乎所有的事件都发生在一个遥远的平面上。你可以逐回阅读……你也可以任意翻开一章读。”^①“时间在全书中的贯穿与凝聚（事件和人物）的作用并不那么强。……其他众多的饮食、医疗、聚会、行吟与红白喜事，既是互相联结的，又是相对独立的。从单纯故事的观点，有些回目有它不多，没它不少。这种处理自然也使《红楼梦》的某些章回和场面，既可以联在一起读，又可以‘自成纪元’，各自有自己的时间。这种处理使《红楼梦》的时间具有一种‘散点透视’的多元性，加强了各个瞬间的独立性。”^②

甚至就连红楼大梦发生的时代背景都没有确定性，都被作者故意处理成“今我师竟假借汉唐等年纪添缀，又有何难”的模糊时间。书中各章回间除了大的发展趋势基本可见（由盛向衰、水满则溢），没有指明时间顺序与距离的明确语言，往往用“一日”“这日”“是日”“这年”“一时”这样非常笼统模糊的语言作为某个事件叙述的开始。个别时间聚焦稍微像样点，比如“次日……”“原来明日是端午节”“十一月三十日冬至”“时值暮春之际”等，似乎交代得还算清楚，其实都是些没有大的时间规定性的“糊涂账”。另外，如果说故事时间的模糊可能因为人事纷繁，不至于特别明显的话，人物年纪的模糊就明显到让人觉得反常和不可思议了，书中某些人物会让读者产生今年十九、明年十八或者永远十六的疑惑，或者就是今年六十、明年七十，超越正常年纪的心智与成熟更加普

① 王蒙：《红楼启示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91年版，第299页。

② 同上，第305页。

遍，让你无法确证当事人的年龄是青春期还是青年期。《红楼梦》人物的年龄确数及其变化，直到今天还是有趣的红学公案，各种推测议论还会持续下去。王蒙先生始则以为“毕竟头绪太多了，难免有某些疏漏”^①，后又疑惑“很难用疏忽来解释这样一个时间模糊化的‘红楼梦现象’”^②，最后干脆发出“时间是多重的吗”这样的疑惑；多数读者或以其为智者之失，或者理解成全书未正式定稿使然。真正的疑惑在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的结果，难道就是这样一部到处充满时间破绽的作品？作者有能力驾驭多达数百的小说人物，梳理各种人事关系，精心安排结构与叙事，难道真会在人物年龄、故事时间这些小问题上阴沟里翻船？

巴赫金所提出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横向艺术描写，可以从对话角度清楚解释以上现象的产生原因：巴赫金认为陀氏所理解的是个多元世界，一切在里面同时并存，相互作用。社会有如但丁笔下的世界，圣洁与罪孽并存。他的艺术世界只有同时呈现并发生联系的一切，才能达到永恒的共存。因此，他的小说一般不写原因，也没有事物缘起，不从过去、环境或教养里求得解释。书中人物的每个行为都属于现在时，不被事先规定。“陀思妥耶夫斯基喜欢把杂然纷呈的形形色色的矛盾，置于同一平面上进行描写。多元化和同时并存的思想，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世界的观察和思考主要集中在同一空间而不是历史时间上。他‘几乎完全不用相对连续的历史发展和传记生平的时间，亦即不用严格的叙事历史的时间’，‘他总是力图把理解到的思想材料用戏剧对比的形式，组织在同一时间里，使之分散地展现。’……可以把这种横向的艺术描写称作共时艺术，它提示了小说艺术时空关系上的新变化。”^③

二、形象的立体性

《红楼梦》的叙事时间是平面的，人物形象却是立体的。许多读者欣赏《红楼梦》用“追踪蹊迹”取代从前小说的道德说教，认同这样的看法：“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的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

① 王蒙：《红楼启示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页。

② 同上，第297页。

③ 钱中文：《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译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88年版，前言，第9页。

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梁归智先生则作如是评说：“曹雪芹坚决反对‘恶则无往不恶，美则无一不美’的教条，他笔下的人物都是生活中真实的人物，他们具有生活的复杂性和人性的复杂性，其思想性格都是多层次的。曹雪芹认为只有具有这样复杂的生活内涵的人物形象才是美的，才有真正的魅力。所以在他的笔下，薛宝钗虽然是一个封建主义的代表人物，同时又是一个品格奇特的高士，花袭人虽然奴性十足，也有心灵高尚的一面，尤三姐性格刚烈，但不妨碍她一度行为淫荡，晴雯对王夫人等封建统治者反抗很强烈，却也用簪子扎小丫头的手，王夫人曾一个巴掌打得金钏投井自杀，把病重的晴雯恶狠狠地赶出大观园，推向了死路，同时也有作为慈母和怜贫惜老的性格方面，贾母是封建太上权威，同时又是一个中国典型的老太太、老祖母……”^①的确，曹雪芹笔下的多数人事，可谓亦是亦非、且善且恶，是是非非在同一对象身上从不绝对，虽然作者也会有倾向性，却不想做直白露骨的说明，只想交给读者判断。

生活本身是复杂的，现实人事往往都有多面性、立体性，不可能用简单的是非正反来概括。善恶是非的标准还具有相对性，因人因事、因时因地而异，比如对周瑞家的有利的人事，对王善保家的就不一定如此，反之亦然。不过，以真实作为最高美学原则，也许只能说明问题的一个侧面：如果作者的是非标准、主观好恶比较绝对，就会明显反映在小说文字里。曾经有人推测赵姨娘成为书中绝无仅有的平面形象，有可能源于作者对其生活原型过于厌恶，主观色彩便显得强烈。这种看法不无道理，然而也不排除作者因为对三姑娘的偏爱，才故意让赵姨娘平面化，以使探春的做法更容易让人接受。无论如何，小说中几乎没有第二个这样的绝对例子，说明作者在创作过程中确实努力将自己的倾向性模糊到不易分辨，尽量不将小说人物与读者当成被动的接受者，不代表他们对人事进行评判，也体现了作者对读者美学水准、欣赏眼光、判断能力的充分信任。而这正是对话性小说的基本特点。

不能说小说叙事没有经过作者的取舍，因为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只要有创作者，只要小说还是人的精神创造成果，就一定会有作者的主观作用，比如审美趣味、取舍标准、表现途径等。然而，如果作者只顾表现自己，只顾将自己的才情

^① 梁归智：《石头记探佚》，山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347-348页。